

七侠五义

(中)

QI XIA WU YI

• 中国古典侠义馆藏善本 •

歷代傳承

清·石玉昆 编撰

话说宋朝自陈桥兵变，众将立太祖为君，江山一统，相传至太宗，又至真宗，四海升平，万民乐业，真是风调雨顺，君正臣良。

一日，早朝，文武班齐，有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：『臣夜观天象，见天狗星犯阙，恐于储君不利。恭绘形图一张，谨呈御览。』承奉接过，陈于御案之上。天子看罢，笑曰：『朕观此图，虽则是上天垂象，但朕并无储君，有何不利之处？卿且归班，朕自有道理。』早期已毕，众臣皆散。

七侠五义

清·石玉昆 编撰

(中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

且说包公一声断喝：“呔！你这狗才，就该掌嘴！你说你主人并未离了书房，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内角门以外呢？”雨墨道：“相爷若说扇子，其中有个情节。只因柳洪内侄名叫冯君衡，就是现在冯氏安人的侄儿。那一天和我主人谈诗对对子，后来他要我主人扇子瞧，却把他的扇子求我主人写。我家主人不肯写。他不依，就把我主人的扇子拿去。他说写得再换。相爷不信，打发人取来，现时仍在笔筒内插着。那把‘次姑龙冬呛’的扇子，就是冯君衡的。小人断不敢撒谎。”忽见包公哈哈大笑，雨墨只当包公听见这“次姑龙冬呛”乐了呢，他哪里知道包公因问出扇子的根由，心中早已明白此事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十分畅快。立刻出签捉拿冯君衡到案。

此时祥符县已将颜查散解到。包公便叫将田氏带下去，叫雨墨跪在一旁。将颜生的招状看了一遍，已然看出破绽，不由暗暗笑道：“一个情愿甘心抵命，一个以死相酬自尽，他二人也堪称为义夫节妇了。”便叫带颜查散。

颜生此时铐镣加身，来至堂上，一眼看见雨墨，心中纳闷道：“他到此何干？”左右上来去了刑具。颜生跪倒。包公道：“颜查散，抬起头来。”颜生仰起面来。包公见他虽然蓬头垢面，却是形容秀美良善之人，便问：“你如何将绣红掐死？”颜生便将在县内口供，一字不改，诉将上去。包公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绣红也真正的可恶。你是柳洪的亲戚，又是客居他家，他竟敢不服呼唤，口出不逊，无怪你愤恨。我且问你，你是什么时候出了书斋？由何路径到内角门？什么时候掐死绣红？她死于何处？讲！”颜生听包公问到此处，竟不能答，暗暗地道：“好厉害！好厉害！我何尝掐死绣红，不过是恐金蝉出头露面，名节攸关，故此我才招认掐死绣红。如今相爷细细地审问，何时出了书斋，由何路径到内角门，我如何说得出来？”正在为难之际，忽听雨墨在旁哭道：“相公此时还不说明，真个就不念老安人在家悬念么？”颜生一闻此言，触动肝腑，又是着急又惭愧，不

觉泪流满面，向上叩头道：“犯人实实罪该万死！惟求相爷笔下超生。”说罢，痛哭不止。包公道：“还有一事问你：柳金蝉既已寄柬与你，你为何不去？是何缘故？”颜生哭道：“嗟呀，相爷呀！千错万错，错在此处。那日绣红送柬之后，犯人刚然要看，恰值冯君衡前来借书，犯人便将此柬掖在案头书内。谁知冯君衡去后，遍寻不见，再也无有。犯人并不知柬中是何言词，如何知道有内角门之约呢？”包公听了，便觉了然。

只见差役回道：“冯君衡拿到。”包公便叫颜生主仆下去，立刻带冯君衡上堂。包公见他兔耳莺腮，蛇眉鼠眼，已知是不良之辈，把惊堂木一拍道：“冯君衡，快将假名盗财，因奸致命，从实招来！”左右连声催吓：“讲！讲！讲！”冯君衡道：“没有什么招的。”包公道：“请大刑！”左右将三根木望堂上一撂，冯君衡害怕，只得口吐实情，将如何换扇，如何盗柬，如何二更之时拿了扇柬冒名前去，只因绣红要嚷，如何将她扣喉而死，又如何撇下扇柬，提了包袱银两回转身房，从头至尾述说一遍。包公问明，叫他画了供，立刻请御刑。王、马、张、赵将狗头铡抬来，还是照旧章程，登时将冯君衡铡了。丹墀之下，只吓得柳洪、田氏以及颜生主仆谁敢仰视。

刚将尸首打扫完毕，御刑仍然安放堂上。忽听包公道：“带柳洪！”这一声把个柳洪吓得胆裂魂飞，筋酥骨软，好容易挣扎爬至公堂之上。包公道：“我把你这老狗！颜生受害，金蝉悬梁，绣红遭害，驴子被杀，以及冯君衡遭刑，全由你这老狗嫌贫爱富起见，致令生者、死者、死而复生者受此大害。今将你废于铡下，大概不委屈你罢？”柳洪听了，叩头碰地道：“实在不屈。望相爷开天地之恩，饶恕小老儿改过自新，以赎前愆。”包公道：“你既知要赎罪，听本阁吩咐：今将颜生交付与你，就在家攻书，所有一切费用，你要好好看待。俟明年科考之后，中与不中，即便毕姻。倘颜查散稍有疏虞，我便把你拿来，仍然废于铡下。你敢应么？”柳洪道：“小老儿愿意，小老儿愿意。”包公便将颜查散、雨墨叫上堂来道：“你读书要明大义，为何失大义而全小节？便非志士，乃系腐儒。自今以后，必须改过，务要好好读书。按日期将窗课送来，本阁与你看视。倘得寸进，庶不负雨墨一片为主之心。就是平素之间，也要将他好好看待。”颜生向上叩头道：“谨遵台命。”三个人又从新向上叩头。柳洪

携了颜生的手，颜生携了雨墨手，又是欢喜，又是伤心，下了丹墀，同了田氏一齐回家去了。

此案已结，包公退堂来至书房，便叫包兴请展护卫。你道展爷几时回来的？他却来在颜查散、白玉堂之先，只因腾不出笔来，不能叙写。事有缓急，况颜生之案是一气的文字，再也间断不得，如何还有工夫提展爷呢。如今颜生之案已完，必须要说一番。

展爷自从救了老仆颜福之后，那夜便赶到家中。见了展忠，将茉花村比剑联姻之事述说一回。彼此换剑做了定礼，便将湛卢宝剑给他看了。展忠满心欢喜。展爷又告诉他，现在开封府有一件紧要之事，故此连夜赶回家中，必须早赴东京。展忠道：“作皇家官，理应报效朝廷。家中之事，全有老奴照管。爷自请放心。”展爷便叫伴当收拾行李备马，立刻起程，竟奔开封府而来。及至到了开封府，便先见了公孙先生与王、马、张、赵等，却不提白玉堂来京，不过略问了问一向有什么事故没有。大家俱言无事。又问展爷道：“大哥原告两个月的假，如何恁早回来？”展爷道：“回家祭扫完了，在家无事，莫若早些回来，省得临期匆忙。”也就遮掩过去。他却参见了相爷，暗暗将白玉堂之事回了。包公听了，吩咐严加防范，设法擒拿。展爷退回公所，自有众人与他接风掸尘，一连热闹了几天。展爷却每夜防范，并不见什么动静。

不想由颜查散案中，生出寄柬留刀之事。包公虽然疑心，尚未知虚实，如今此案已经断明，果系“颜查散冤”，应了柬上之言。包公想起留刀之人，退堂后来至书房，便请展爷。展爷随着包兴进了书房，参见包公。包公便提起寄柬留刀之人行踪诡秘，令人可疑，“护卫需要严加防范才好。”展爷道：“卑职前日听见主管包兴述说此事，也就有些疑心。这明是给颜查散辨冤，暗里却是透信。据卑职想，留刀之人恐是白玉堂了。卑职且与公孙策计议去。”包公点头。

展爷退出，来至公所，已然秉上灯烛。大家摆上酒饭，彼此就座。公孙先生便问展爷道：“相爷请吾兄有何见谕？”展爷道：“相爷为寄柬留刀之事，叫大家防范些。”王朝道：“此事原为替颜查散明冤，如今既已断明，颜生已归柳家去了，此时又何必防什么呢？”展爷此时却不能不告诉众人白玉堂来京找寻之事，便将在茉花村比

剑联姻，后至芦花荡方知白玉堂进京来找“御猫”之事说了。“故此劣兄一闻此言，就急急赶来。”张龙道：“原来大哥定了亲了，还瞒着我们呢。恐怕兄弟要吃大哥的喜酒。如今既已说出来，明日是要加倍罚的。”马汉道：“吃酒是小事。但不知锦毛鼠是怎么个人？”展爷道：“此人姓白名玉堂，乃五义中的朋友。”赵虎道：“什么五义？小弟不明白。”展爷便将陷空岛，的众人说出，又将绰号儿说与众人听了。公孙先生在旁听得明白，猛然省悟道：“此人来找大哥，却是要与大哥和气的。”展爷道：“他与我素无仇隙，与我斗什么气呢？”公孙策道：“大哥你自想想。他们五人号称‘五鼠’，你却号称‘御猫’，焉有猫儿不捕鼠之理？这明是嗔大哥号称‘御猫’之故，所以知道他要与大哥斗气。”展爷道：“贤弟所说似乎有理。但我这‘御猫’乃圣上所赐，非是劣兄主意称‘猫’要欺压朋友。他若真个为此事而来，劣兄甘拜下风，从此后不称‘御猫’也未为不可。”众人尚未答言，惟赵虎正在豪饮之间，听见展爷说出此话，他却有些不服气，拿着酒杯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大哥，你老素昔胆量过人，今日何自馁如此？这‘御猫’二字，乃圣上所赐，如何改得？倘若是那个什么白糖咧，黑糖咧，他不来便罢，他若来时，我烧一壶开开的水把他冲着喝了，也去去我的滞气。”展爷连忙摆手说：“四弟悄言。岂不闻窗外有耳？……”

刚说至此，见听拍地一声，从外面飞进一物，不偏不歪，正打在赵虎擎的那个酒杯之上，只听当唧唧一声，将酒杯打了个粉碎。赵爷吓了一跳，众人无不惊骇。只见展爷早已出席，将隔扇虚掩，回身复又将灯吹灭，便把外衣脱下，里面却是早已结束停当的。暗暗的将宝剑拿在手中，却把隔扇假做一开，只听拍地一声，又是一物打在隔扇上。展爷这才把隔扇一开，随着劲一伏身蹿将出去。只觉得迎面一股寒风，“飕”地就是一刀。展爷将剑扁着，往上一迎，随招随架，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细观瞧。见来人穿着簇青的夜行衣靠，脚步伶俐，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见的那人。二人也不言语，惟听刀剑之声叮当乱响。展爷不过招架，并不还手。见他刀刀逼紧，门路精奇，南侠暗暗喝彩。又想到：“这朋友好不知进退。我让着你，不肯伤你，又何必斩尽杀绝？难道我还怕你不成？”暗道：“也叫他知道知道。”便把宝剑一横，等刀临近，用个鹤唳长空势，用力往上

一削，只听“噌”地一声，那人的刀已分为两段，不敢进步。只见他将身一纵，已上了墙头。展爷一跃身，也跟上去。那人却上了耳房。展爷又跃身而上。及至到了耳房，那人却上了大堂的房上。展爷赶至大堂房上，那人一伏身越过脊去。展爷不敢紧迫，恐有暗器，却退了几步，从这边房脊刚要越过，瞥见眼前一道红光，忙说：“不好！”把头一低，刚躲过面门，却把头巾打落。那物落在房上，咕噜噜滚将下去，方知是个石子。

原来夜行人另有一番眼力，能暗中视物，虽不真切，却能分别。最怕猛然火光一亮，反觉眼前一黑，犹如黑天在灯光之下，乍从屋内来，必须略站片时，方觉眼前光亮些。展爷方才觉眼前有火光一亮，已知那人必有暗器，赶紧把头一低，所以将头巾打落。要是些微力笨点的，不是打在面门之上，重点打下房来咧！此时展爷再往脊的那边一望，那人早已去了。

此际公所之内，王、马、张、赵带领差役，灯笼火把，各执器械，俱从角门绕过，遍处搜查，哪里有个人影儿呢。惟有愣爷赵虎怪叫吆喝，一路乱嚷。

展爷已从房上下来，找着头巾，同到公所，连忙穿了衣服，与公孙先生来找包兴。恰遇包兴奉了相爷之命来请二人。二人即便随同包兴一同来至书房，参见了包公，便说方才与那人交手情形：“未能拿获，实卑职之过。”包公道：“黑夜之间，焉能一战成功。据我想来，惟恐他别生枝叶，那时更难拿获，倒要大费周折呢。”又嘱咐了一番，阖署务要小心。展爷与公孙先生连连答应。二人退出，来至公所，大家计议。惟有赵虎噤着嘴，再也不言语了。自此夜之后，却也无甚动静，惟有小心而已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

且说陷空岛卢家庄那钻天鼠卢方，自从白玉堂离庄，算来将有两月，未见回来，又无音信，甚是放心不下。每日里唉声叹气，坐卧不安，连饮食俱各减了。虽有韩、徐、蒋三人劝慰，无奈卢方实心忠

厚，再也解释不开。一日，兄弟四人同聚于待客厅上。卢方道：“自我弟兄结拜以来，朝夕相聚，何等快乐。偏是五弟少年心性，好事逞强，务必要与什么‘御猫’较量。至今去了两月有余，未见回来，劣兄好生放心不下。”四爷蒋平道：“五弟未免过于心高气傲，而且不服人劝。小弟前次略略说了几句，险些儿与我反目。据我看来，惟恐五弟将来要从这上头受害呢。”徐庆道：“四弟再休提起。那日要不是你说他，他如何会私自赌气走了呢？全是你多嘴的不好。那有你三哥也不会说话，也不劝他的好呢。”卢方见徐庆抱怨蒋平，惟恐他二人分争起来，便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别的暂且不必提了。只是五弟此去倘有疏虞，那时怎了？劣兄意欲亲赴东京寻找寻找，不知众位贤弟以为如何？”蒋平道：“此事又何必大哥前往。既是小弟多言，他赌气去了，莫若小弟去寻他回来就是了。”韩彰道：“四弟是断然去不得的。”蒋平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韩彰道：“五弟这一去必要与姓展的分个上下，倘若得了上风，那还罢了；他若拜了下风，再想起你的前言，如何还肯回来。你是断去不得的。”徐庆接言道：“待小弟前去如何？”卢方听了，却不言语，知道徐庆为人粗鲁，是个浑愣。他这一去，不但不能找回五弟，巧则倒要闹出事来。韩彰见卢方不语，心中早已明白了，便道：“三弟要去，待劣兄与你同去如何？”卢方听韩彰要与徐庆同去，方答应道：“若得二弟同去，劣兄稍觉放心。”蒋平道：“此事因我起见，如何二哥、三哥辛苦，小弟倒安逸呢？莫如小弟也同去走一遭如何？”卢方也不等韩彰、徐庆说，便答应道：“若是四弟同去，劣兄更觉放心。明日就与三位贤弟钱行便了。”

忽见庄丁进来禀道：“外面有凤阳府柳家庄柳员外求见。”卢方听了，问道：“此系何人？”蒋平道：“弟知此人。他乃金头太岁甘豹的徒弟，姓柳名青，绰号白面判官。不知他来此为着何事？”卢方道：“三位贤弟且先回避，待劣兄见他，看是如何。”吩咐庄丁：“快请。”卢方也就迎了出去。

柳青同了庄丁进来。见他身量却不高大，衣服甚是鲜明。白馥馥一张面皮，暗含着恶态，叠暴着环睛，明露着诡计多端。彼此相见，各通姓名，卢方便执手让至待客厅上，就座献茶。卢爷便问道：“久仰芳名，未能奉谒。今蒙降临，有屈台驾。不知有何见教，

敢乞明示。”柳青道：“小弟此来不为别事。只因仰慕卢兄行侠尚义，故此斗胆前来，殊觉冒昧。大约说出此事，决不见责。只因敝处太守孙珍，乃兵马司孙荣之子，却是太师庞吉之外孙。此人淫欲贪婪，剥削民脂，造恶多端，概难尽述。刻下为与庞吉庆寿，他备得松景八盆，其中暗藏黄金千两，以为趋奉献媚之资。小弟打听得真实，意欲将此金劫下。非是小弟贪爱此金，因敝处连年荒旱，即以此金变了价，买粮米赈济，以纾民困。奈弟独力难成，故此不辞跋涉，仰望卢兄帮助是幸。”卢方听了，便道：“弟蜗居山庄，原是本分人家。虽有微名，并非要结而得。至行劫窃取之事，更不是我卢方所为。足下此来，竟自徒劳。本欲款留盘桓几日，惟恐有误足下正事，反为不美。莫若足下早早另为打算。”说罢，一执手道：“请了。”柳青听卢方之言，只羞得满面通红，把个白面判官竟成了红面判官了。暗道：“真乃闻名不如见面，原来卢方是这等人！如此看来，义在哪里？我柳青来的不是路了。”站起身来，也说一个“请”字，头也不回竟出门去了。

谁知庄门却是两个相连，只见那边庄门出来了一个庄丁，迎头拦住道：“柳员外暂停贵步。我们三位员外到了。”柳青回头一看，只见三个人自那边过来。仔细留神，见三个人高矮不等，胖瘦不一，各具一种豪侠气概。柳青只得止步，问道：“你家大员外既已拒绝于我，三位又系何人？请言其详。”蒋平向前道：“柳兄不认得小弟了么？小弟蒋平。”指着二爷、三爷道：“此是我二哥韩彰。此是我三哥徐庆。”柳青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失敬，失敬！请了。”说罢，回身就走。蒋平赶上前，说道：“柳兄不要如此。方才之事，弟等皆知。非是俺大哥见义不为，只因这些日子心绪不定，无暇及此，诚非有意拒绝尊兄，望乞海涵。弟等情愿替大哥赔罪！”说罢就是一揖。柳青见蒋平和容悦色，殷勤劝慰，只得止步，转身道：“小弟原是仰慕众兄的义气干云，故不辞跋涉而来；不料令兄竟如此固执，使小弟好生的抱愧。”二爷韩彰道：“实是大兄长心中有事，言语梗直，多有得罪。柳兄不要介怀。弟等请柳兄在这边一叙。”徐庆道：“有话不必在此叙谈，咱们且到那边再说不迟。”柳青只得转步。进了那边庄门，也有五间客厅。韩爷将柳青让至上面，三人陪坐，庄丁献茶。蒋平又问了一番凤阳太守贪赃受贿，剥削民膏的过恶。

又问：“柳兄既有此举，但不知用何计策？”柳青道：“弟有师传的蒙汗药、断魂香，到了临期，只须如此如此，便可成功。”蒋爷、韩爷点了点头，惟有徐爷鼓掌大笑，连说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大家欢喜。

蒋爷又对韩、徐二位道：“二位哥哥在此陪着柳兄，小弟还要到大哥那边一看。此事需要瞒着大哥。如今你我俱在这边，惟恐工夫大了，大哥又要烦闷。莫若小弟去到那里，只说二哥、三哥在这里打点行装。小弟在那里陪着大哥，二位兄长在此陪着柳兄，庶乎两便。”韩爷道：“四弟所言甚是。你就过那边去罢。”徐庆道：“还是四弟有算计。快去，快去。”蒋爷别了柳青，与卢方解闷去了。这里柳青便问道：“卢兄为着何事烦恼？”韩爷道：“哎，说起此事来，全是五弟任性胡为。”柳青道：“可是呀。方才卢兄提白五兄进京去了，不知为着何事？”韩彰道：“听得东京有个号称‘御猫’姓展的，是老五气他不过，特前去会他。不想两月有余，毫无信息。因此大哥又是思念，又是着急。”柳青听至此，叹道：“原来卢兄特为五弟不耐烦。这样爱友的朋友，小弟几乎错怪了。然而大哥与其徒思无益，何不前去找寻找寻呢？”徐庆道：“何尝不是呢。原是俺要去找老五，偏偏的二哥、四弟要与俺同去。若非他二人耽搁，此时俺也走了五六十里路了。”韩爷道：“虽则耽延程途，幸喜柳兄前来，明日正好同往。一来为寻五弟，二来又可暗办此事，岂不是两全其美么？”柳青道：“既如此，二位兄长就打点行装，小弟在前途恭候，省得卢兄看见又要生疑。”韩爷道：“到此焉有不待酒饭之理！”柳青笑道：“你我非酒肉朋友，吃喝是小事。还是在前途恭候的为是。”说罢，立起身来。韩爷、徐庆也不强留，定准了时刻地方，执手告别。韩、徐二人送了柳青去后，也到这边来见了卢方，却不提柳青之事。

到了次日，卢方预备了送行的酒席，兄弟四人吃喝已毕。卢方又嘱咐了许多的言语，方将三人送出庄门，亲看他们去了，立了多时，才转身回去。他三人趑趄步向前，竟赴柳青的约会去了。

他等只顾劫取孙珍的寿礼，未免耽延时日。不想白玉堂此时在东京闹下出类拔萃的乱子来了。自从开封府夤夜与南侠比试之后，悄悄回到旅店，暗暗思忖道：“我看姓展的本领果然不差。当初我在苗家集曾遇夜行之人，至今耿耿在心。今见他步法形景，颇似当初所见之人。莫非苗家集遇见的就是此人？若真是他，则是我

意中朋友。再者南侠称‘猫’之号，原不是他出于本心，乃是圣上所赐。圣上只知他的技艺巧于猫，如何能够知道我锦毛鼠的本领呢。我既到了东京，何不到皇宫内走走，倘有机缘，略略施展施展。一来使当今知道我白玉堂；二来也显显我们陷空岛的人物；三来我做的事圣上知道，必交开封府。既交到开封府，再没有不叫南侠出头的。那时我再设个计策，将他诳入陷空岛，奚落他一场：‘是猫儿捕了耗子，还是耗子咬了猫？’纵然罪犯天条，斧钺加身，也不枉我白玉堂虚生一世。哪怕从此倾生，也可以名传天下。但只一件，我在店中存身不大稳便。待我明日找个很好的去处隐了身体，那时叫他们望风捕影，也知道姓白的厉害！”他既横了心，立下此志，就不顾什么纪律了。

单说内苑万代寿山有总管姓郭名安，他乃郭槐之侄。自从郭槐遭诛之后，他也不想所做之事该刚不该刚，他却自具一偏之见，每每暗想道：“当初咱叔叔谋害储君，偏偏的被陈林救出，以致久后事犯被戮。细细想来，全是陈林之过，必是有意与郭门作对。再者，当初我叔叔是都堂，他是总管，尚且被他治倒，置之死地。何况如今他是都堂，我是总管。倘或想起前仇，咱家如何逃出他的手心里呢？以大压小更是容易。怎么想个法子将他害了，一来与叔叔报仇，二来也免得每日耽心。”

一日晚间，正然思想，只见小太监何常喜端了茶来，双手捧至郭安面前。郭安接茶慢饮。这何太监年纪不过十五六岁，极其伶俐，郭安素来最喜欢他。他见郭安默默不语，如有所思，便知必有心事，又不敢问，只得搭讪着说道：“前日雨前茶，你老人家喝着没味儿。今日奴婢特向都堂那里和伙伴们寻一瓶上用的龙井茶来，给你老人家泡了一小壶儿。你老人家喝着这个如何？”郭安道：“也还罢了。只是以后你倒要少往都堂那边去。他那里黑心人多，你小孩子家懂得什么。万一叫他们害了，岂不白白把个小命送了么？”

何常喜听了，暗暗辗转道：“听他之言，话内有因。他别与都堂有什么拉拢罢？我何不就棍打腿探探呢？”便道：“敢则是这么着吗？若不是你老人家教导，奴婢哪里知道呢？但只一件，他们是上司衙门，往往的捏个短儿，拿个错儿，你老人家还担的起，若是奴

婢，哪里搁得住呢。一来年轻，二来又不懂事，时常去到那里，叔叔长，大爷短，和他们鬼混。明是讨他们好儿，暗里却是打听他们的消息。就是他们安着坏心，也不过仗着都堂的威势欺人罢了。”郭安听了，猛然心内一动，便道：“你常去，可听见他们有什么事没有呢？”何常喜道：“却倒没有听见什么事。就是昨日奴婢寻茶去，见他们拿着一匣人参，说是圣上赏都堂的。因为都堂有了年纪，神虚气喘，嗽声不止，未免是当初操劳太过，如今百病趁虚而入。因此赏参，要加上别的药味，配什么药酒，每日早晚喝些，最是消除百病，益寿延年。”郭安闻听，不觉发恨道：“他还要益寿延年！恨不能他立刻倾生，方消我心头之恨！”不知郭安怎生谋害陈林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装

且说何太监听了一怔，道：“奴婢瞧都堂为人行事却是极好的，而且待你老人家不错，怎么这样恨他呢？想来都堂是他跟的人不好，把你老人家闹寒心咧。”郭安道：“你小人家不懂得圣人的道理。圣人说：‘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’他害了我的叔叔，就如害了父母一般，我若不报此仇，岂不被人耻笑呢？我久怀此心，未得其便。如今他既用人参做酒，这是天赐其便。”何太监暗暗想道：“敢则与都堂原有仇隙，怨不得他每每的如有所思呢。但不知如何害法？我且问明白了，再做道理。”便道：“他用人参乃是补气养神的，你老人家怎么倒说天赐其便呢？”郭安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我待你如何？”常喜道：“你老人家是最疼爱我的，真是吃虱子落不下大腿，不亚如父子一般，谁不知道呢？”郭安道：“既如此，我这一宗事也不瞒你。你若能帮着我办成了，我便另眼看待于你。咱们就认为义父子，你心下如何呢？”何太监听听了，暗忖道：“我若不应允，必与他人商议。那时，不但我不能知道，反叫他记了我的仇了。”便连忙跪下道：“你老人家若不憎嫌，儿子与爹爹磕头。”郭安见他如此，真是乐得了不得，连忙扶起来道：“好孩子，真令人可疼！往后必要提拔于你。只

是此事须要严密，千万不可泄漏。”何太监道：“那是自然，何用你老人家嘱咐呢。但不知用儿子做什么？”郭安道：“我有个漫毒散的方子，也是当初老太爷在日，与尤奶奶商议的，没有用着。我却记下这个方子。此乃最忌的是人参。若吃此药，误用人参，犹如火上浇油，不出七天，必要命尽无常。这都是‘八反’里头的。如今将此药放在酒里，请他来吃。他若吃了，回去再一喝人参酒，毒气相攻，虽然不能七日身亡，大约他有年纪的人了，也就不能多延时日。又不露痕迹。你说好不好？”何太监说：“此事却用儿子做什么呢？”郭安道：“你小人家又不明白了。你想想；跟都堂的那一个不是鬼灵精儿似的。若请他吃酒，用两壶斟酒，将来有个好歹，他们必疑惑是酒里有了毒了。那还了得么。如今只用一把壶斟酒。这可就用着你了。”何太监道：“一个壶里怎么能装两样酒呢？这可闷杀人呢。”郭安道：“原是呀，为什么必得用你呢？你进屋里去，在博古阁子上把那把洋鍱填金的银酒壶拿来。”

何常喜果然拿来。在灯下一看，见此壶比平常酒壶略粗些，底儿上却有两个窟窿。打开盖一瞧，见里面中间却有一层隔膜圆桶儿。看了半天，却不明白。郭安道：“你瞧不明白，我告诉你罢。这是人家送我的顽意儿。若要灌入的酒，叫他醉了，就用这个了。此壶名叫转心壶。待我试给你看。”将方才喝的茶还有半碗，揭开盖灌入左边。又叫常喜舀了半碗凉水，顺着右边灌入，将盖盖好。递给何常喜，叫他斟。常喜接过，斟了半天也斟不出来。郭安哈哈大笑道：“傻孩子，你拿来罢。别呕我了，待我斟给你看。”常喜递过壶去，郭安接来道：“我先斟一杯水。”将壶一低，果然斟出水来。又道：“我再斟一杯茶。”将壶一低，果然斟出茶来。常喜看了纳闷，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好老爷子，你老细细告诉孩儿罢。”郭安笑道：“你执着壶靶，用手托住壶底。要斟左边，你将右边窟窿堵住，要斟右边，将左边窟窿堵住，再没有斟不出来的。千万要记明白了。你可知道了？”何太监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难道这壶嘴儿他也不过味么？”郭安道：“灯下难瞧。你明日细细看来，这壶嘴里面也是有隔膜的，不过灯下斟酒，再也看不出来的。不然，如何人家不能犯疑呢？一个壶里吃酒还有两样么？哪里知道真是两样呢。这也是能人巧制想出这蹊跷法子来。且不要说这些。我就写个帖儿，

你此时就请去。明日是十五，约他在此赏月。他若果来，你可抱定酒壶，千万记了左右窟窿，好歹别斟错了，那可不是顽的！”何常喜答应，拿了帖子，便奔都堂这边来了。

刚过太湖石畔，只见柳荫中蓦然出来一人，手中钢刀一晃，光华夺目。又听那人说道：“你要嚷就是一刀！”何常喜吓得哆嗦做一团。那人悄悄道：“俺将你捆缚好了，放在太湖石畔柳树之下，若明日将你交到三法司或开封府，你可要直言申诉。倘若隐瞒，我明晚割你的首级！”何太监连连答应，束手就缚。那人一提，将他放在太湖石畔柳荫之下。又叫他张口，填了一块棉絮。执着明晃晃的刀，竟奔郭安屋中而来。

这里郭安呆等小太监何常喜，忽听脚步声响，以为是他回来，便问道：“你回来了么？”外面答道：“俺来也。”郭安一抬头，见一人持利刃，只吓得嚷了一声：“有贼！”谁知头已落地。外面巡更太监忽听嚷了一声，不见动静，赶来一看，但见郭安已然被人杀死在地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去回禀了执事太监，不敢耽延，回禀都堂陈公公，立刻派人查验。又在各处搜寻，于柳荫之下救了何常喜，松了绑背，掏出棉絮，容他喘息。问他，他却不敢说，止于说：“捆我的那个人曾说来，叫我到三法司或开封府方敢直言实说，若说错了，他明晚还要取我的首级呢。”众人见他说的话内有因，也不敢追问，便先回禀了都堂。都堂添派人好生看守，待明早启奏便了。

次日五鼓，天子尚未临朝，陈公公进内请了安，便将万代寿山总管郭安不知被何人杀死，并将小太监何常喜被缚一切言语，俱备奏明。仁宗闻奏，不由地诧异道：“朕之内苑，如何敢有动手行凶之人？此人胆量也就不小呢。”就将何常喜交开封府审讯。陈公公领旨，才待转身，天子又道：“今乃望日，朕要到忠烈祠拈香，老伴伴随朕一往。”陈林领旨出来，先传了将何常喜交开封府的旨意，然后又传圣上到忠烈祠拈香的旨意。

掌管忠烈祠太监知道，圣上每逢朔望必来拈香，早已预备。圣上排驾到忠烈祠，只见杆上黄幡飘荡，两边鼓响钟鸣。圣上来至内殿，陈伴伴紧紧跟随。正面塑着忠烈寇承御之像，仍是宫妆打扮，却是站像。两边也塑着随侍四个配像。天子朝上默祝拈香，虽不下拜，那一番恭敬也就至诚的很呢。拈香已毕，仰观金像。惟有陈

公公在旁，见塑像面貌如生，不觉的滴下泪来。又不一敢哭，连忙拭去。谁知圣上早已看见，便不肯正视，反仰面瞧了瞧佛门宝幡。猛回头，见西山墙山花之内字迹淋漓，心中暗道：“此处却有何人写字？”不觉移步近前仰视。老伴伴见圣上仰面看视，心中也自狐疑：“此字是何人写的呢？”幸喜字体极大，看得真切，却是一首五言绝句诗。写的是：

忠烈保君王，哀哉杖下亡。

芳名垂不朽，博得一炉香。

词语虽然粗俗，笔气极其纵横，而且言简意深，包括不遗。圣上便问道：“此诗何人所写？”陈林道：“奴婢不知。待奴婢问来。”转身将管祠的太监唤来，问此诗的来由。这人听了，只吓得惊疑不止，跪奏道：“奴婢等知道今日十五，圣上必要亲临。昨日带领多人细细掸扫，拂去浮尘，各处留神，并未见有此诗句。如何一夜之间竟有人擅敢题诗呢？奴婢实系不知。”仁宗猛然省悟道：“老伴伴，你也不必问了。朕却明白此事。你看题诗之处，非有出奇的本领之人，再也不能题写；郭安之死，非有出奇的本领之人，再也不能杀死。据朕想来，题诗的即是杀人的，杀人的就是题诗的。且将宰相包卿宣来见朕。”

不多时，包公来到，参见了圣驾。天子便将题诗杀命的原由说了一番。包公听了，正是白玉堂闹了开封之后，这些日子并无动静，不想他却来在禁院来了，不好明言，只得启奏：“待臣慢慢访查。”却又踏看了一番，并无形迹，便护从圣驾还宫，然后急急乘轿回衙。立刻升堂，将伺常喜审问。何太监便将郭安定计如何要谋害陈林，现有转心壶，还有茶水为证。并将捆他那人如何形相、面貌、衣服，说的是何言语，一字不敢撒谎，从实诉将出来。包公听了，暂将何太监令人看守，便回转书房，请了展爷、公孙策来，大家商酌一番。二人也说：“此事必是白玉堂所为无疑，需要细细访拿才好。”二人别了包公，来到官厅，又与四义士一同聚议。

次日，包公入朝，将审何常喜的情由奏明。天子闻听，更觉欢喜，称赞道：“此人虽是暗昧，他却秉公除奸，行侠作义，却也是个好人。卿家必须细细访查，不拘时日，务要将此人拿住，朕要亲览。”包公领旨，到了开封，又传与众人。谁不要建立此功？从此后，处

处留神，人人小心，再也毫无影响。

不料愣爷赵虎，他又想起当初扮花子访得一案实在的兴头。如今何不照旧再走一遭呢？因此叫小子又备了行头。此次却不隐藏，改扮停当，他就从开封府角门内大摇大摆的出来，招得众人无不嘲笑。他却鼓着腮帮子，当正经事办，以为是查访，不可亵渎。其中就有好性儿的跟着他，三三两两在背后指指戳戳。后来这三两个人见跟的人多了，他们却煞住脚步，别人却跟着不离左右。赵虎一想：“可恨这些人没有开过眼，连一个讨饭的也没看见过。真是可厌得很咧！”要知端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

且说赵虎扮做花子，见跟的人多了，一时性发，他便拽开大步，飞也似地跑了二三里之遥。看了看左右无人，方将脚步放缓了往前慢走。谁知方才众人围绕着，自己以为得意，却不理会，及至剩了一人，他把一团高兴也过去了，就觉着一阵阵的风凉。先前还挣扎的住，后来便哈着腰儿，渐渐护住胸脯。没奈何，又双手抱了肩头往前颠跑。偏偏的日色西斜，金风透体，哪里还捱得住呢。两只眼睛好似鹞鸡，东瞧西望。见那壁厢有一破庙，山门倒坏，殿宇坍塌，东西山墙孤立，便奔到山墙之下，蹲下身体，以避北风。自己未免后悔，不该穿着这样单寒行头，理应穿一件破烂的棉衣才是。凡事不可粗心。

正在思想，只见那边来了一人，衣衫褴褛，与自己相同，却夹着一捆干草，竟奔到大柳树之下，扬手将草掷在里面。却见他扳住柳枝，将身一纵，钻在树窟窿里面去了。赵虎此时见那人，觉得比自己暖和多了，恨不得也钻在里面暖和暖和才好。暗暗想道：“往往到了饱暖之时，便忘却了饥寒之苦。似我赵虎，每日在开封府饱食暖衣，何等快乐。今日为私访而来，遭此秋风，便觉得寒冷至甚。见他钻入树窟，又有干草铺垫，似这等看来，他那人就比我这六品校尉强多了。”心里如此想，身上更觉得打哆嗦儿。

忽见那边又来一人，也是褴褛不堪，却也抱着一捆干草，也奔了这棵枯柳而来。到了跟前，不容分说，将草往里一抛。只听里面人“啊呀”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探出头来一看，道：“你要留点神啊，为何闹了我一头干草呢？”外边那人道：“老兄恕我不知。敢则是你早来了。没办法，匀便匀便，咱二人将就在一处，又暖和又不寂寞。我还有话和你说呢。”说着话，将树枝扳住，身子一纵，也钻入树窟之内。只听先前那人道：“我一人正好安眠，偏偏的你又来了，说不得只好打坐便了。”又听后来那人道：“大厦千间，不过身眠七尺。咱二人虽则穷苦，现有干草铺垫，又温又暖，也算罢了。此时管保就有不如你我的。”

赵虎听了，暗道：“好小子！这是说我呢。我何不也钻进去，做个不速之客呢？”刚走到树下，又听那人道：“就以开封府说吧，堂堂的首相，他竟会一夜一夜大瞪着眼睛，不能安睡。难道他老人家还短了暖床热被么？只因国事操心，日夜烦劳，把个大人愁得没有困了。”赵虎听了，暗暗点头。又听这个问道：“相爷为什么睡不着呢？”那人又道：“怎么，你不知道么？只因新近宫内不知什么人在忠烈祠题诗，又在万寿山杀命，奉旨将此事交到开封府查问细访。你说这个无影无形的事情，往哪里查去？”忽听这个道：“此事我虽知道，我可没那么大胆子上开封府。我怕惹乱子，不是顽的。”那人道：“这怕什么呢？你还丢什么吗？你告诉我，我帮着你好不好？”这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告诉你。前日，咱们鼓楼大街路北，那不是吉升店么？来了一个人，年纪不大，好俊样儿，手下带着从人，骑着大马，将那么一个大店满占了。说要等他们伙伴，声势很阔。因此我暗暗打听，止于听说，此人姓孙，他与宫中有何拉拢，这不是这件事么？”赵虎听见，不由地满心欢喜，把冷付于九霄云外，一口气便跑回开封府，立刻找了包兴回禀相爷，如此如此。

包公听了，不能不信，只得多振差役，跟随赵虎，又派马汉、张龙一同前往，竟奔吉升店门。将差役安放妥当，然后叫开店门。店里不知为着何事，连忙开门。只见愣爷赵虎当先，便问道：“你这店内可有姓孙的么？”小二含笑道：“正是前日来的。”四爷道：“在哪里？”小二道：“现在上房居住，业已安歇了。”愣爷道：“我们乃开封府，奉相爷钧谕，前来拿人。逃走了，惟你是问！”店小二听罢，忙了